

往事随想

吴祖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67
224

102758

往事随想

吴祖光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题字：谢季筠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责任校对：伍登富

往事随想·吴祖光

唐文一 刘 屏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电话：(028) 6661236 6660527

[http://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 sc. cninfo. 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福润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125 插页 4 字数 212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734-7/I·713 印数：1-5000 册

定价：16.00 元

吴祖光，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1917年4月21日生于北京。在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应聘任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1934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宫娥怨》，“七七”事变后，随剧校到湖南、四川等地，并担任语文和中国戏剧史的教学工作。1937年，以东北义勇军抗日为题材，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凤凰城》，此后，主要精力用于剧本创作。1942年春，写了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风靡剧坛，该剧讲述了京剧名旦和官僚姨太太的恋爱悲剧。1943年在成都中华剧艺社任编导时，创作了幻想剧《牛郎织女》以及《林冲夜奔》等剧本。1944年赴重庆任《新民晚报》编辑。1946年转到上海继任《新民晚报》副刊主编，并创作了两个讽刺剧本《捉鬼传》和《嫦娥奔月》，作者借助民间传说中的钟馗、后羿和嫦娥为剧中人，抒发了人民痛恨法西斯统治、反暴政、争自由的强烈愿望。1947年秋应邀赴香港，先后任大中华影片公司和永华电影公司编导。

1949年秋，应中央电影局之召，回到北京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当选为中国影协理事，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1960年回到北京，先后在中央戏曲学

校实验京剧团和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写出了《武则天》、《凤求凰》和《三打陶三春》等剧目。

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专事创作。写了京剧《红娘子》和话剧《闯江湖》，受到好评。

目 录

上编 岁月蹉跎

寒夜思家·····	(3)
偷钱·····	(5)
我的自行车·····	(8)
溜冰的故事·····	(11)
骑车小记·····	(13)
三十年书怀·····	(16)
《枕下诗》自序·····	(21)
怀念父亲·····	(24)
《牛女集》編集说明·····	(30)
电影从业十年·····	(40)
我唱过一首主题歌·····	(88)
以《凤凰城》到《踏遍青山》·····	(92)

从唐诗接触文学	(92)
处女作《凤凰城》	(96)
《风雪夜归人》的创作	(98)
几个神话戏的尝试	(104)
《踏遍青山》的写作情况	(106)
永世难报的恩情	(108)
“二流堂”真相	(123)
“二流堂”群落之一：丁聪	(124)
“二流堂”群落之二：凤子	(125)
“二流堂”群落之三：盛家伦	(126)
“二流堂”群落之四：唐瑜	(128)
北京的“二流堂”	(132)
“小家族”与“胡风反革命集团”	(134)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37)
“文革”中的“二流堂”	(141)
“悠悠流恨似长淮”	(148)
五次票戏记	(159)
胡同生涯	(172)

下编 情系天下

自疚	(181)
贞节牌坊	(186)
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	(190)
相府门前七品官	(193)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197)
“天下何人不识君”·····	(209)
《新风霞回忆录》后记·····	(213)
讨人欢喜·····	(220)
三十七载因缘·····	(225)
哭赵丹·····	(233)
怀念程砚秋先生·····	(235)
怀念老舍先生·····	(238)
“秦娘美”·····	(248)
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	(254)
父亲的画·····	(260)
“哲人其萎”·····	(266)
东安市场怀旧记·····	(271)

上

编

岁月蹉跎

往事随想·吴祖光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

寒夜思家

一天又过去了。

人们的欢笑从我的小屋子里向远处消失。夜来天色阴沉，小屋子里留下了我一个；陪伴我的是油灯的红红的焰火。

今晚我愿意把自己留在寂寞里，四围阒静，让颤抖的灯焰引我到—一个深邃的境界；任我的思绪一意奔驰，让灯焰为我说故事

离开故乡，我遗忘了年岁。日月不息地轮回，更使我想起过去的美丽的日子：那几行杨柳是不是长得更高更大了些？那海棠树的枝丫是不是已经遮住了半边庭院？缸里的金鱼是不是还活着？那卷毛的狮子狗是不是还伏在大门口等我回家？门前的河水是不是还不断地轻轻地流？那街坊邻舍们的心里是不是还记得我？

故乡的今天，晚上该飞下一天的大雪，盖满了房屋，染白了原野；洗刷着人间的污秽，给大地穿上银色的衣裳。

谁会忘记呢？在除夕夜里我们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游戏。爆竹

的火花划开了黑色的天空的沉默；我们围上围巾，戴上皮帽子，携手在夜里的长街上游逛；看见城内城外的人家点燃了的红灯笼像是夏天草地上的萤火虫摇曳明灭，红灯带着喜气，含着笑，告诉我们除旧布新的光荣同欢悦。每一朵红光里传过来盈盈的絮语，说明天又是新的生命开始了。

我们回到屋里，有炽热的炉火从我们的脸和手温暖到我们的心。守岁的红烛也比现在的油灯光亮。守着，守着，却再也守不住；红烛点尽，炉火烧罄；任凭除夕悄悄溜走了。

今夜我度着故乡千万里外的又一个除夕。没有花，没有果；没有爆竹；没有灯火；没有风，没有雪，更没有家人熟悉的面孔。

但是油灯的光焰却引我回到家乡；尽管我遗忘了年岁，却忘不掉那些亲近过的影子。小人变大了，大人变成了老人；但是千万里外，两边都有着同样的红色的火光；火光会连成一条光带，同时在这除夕的夜晚笼罩着千万里外的亲人的。

油灯的火焰在摇着，颤着，说着那再也说不完的故事。它说故乡仍在，家人无恙。说那花白了头发的老人在等着我们回去。

愿这火焰带我回去。尽管我们已经长大了，但是在老人面前，我们却仍是孩子。有谁不想家呢？有谁不想回到老人的家里去呢？愿这一次除夕该是我们流浪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了。

1943年除夕成都

偷 钱

多读了几年书之后，生活便变得比较复杂，所谓复杂，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和同学们出去玩玩，买些小玩意儿，看戏，看电影，吃零食而已。但在当时马上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便是母亲平常给的那些零用钱，以前并不觉得少，而现在简直是不够用了。

时常和母亲要钱，又说不出个正经的用处，理屈自然辞穷，是一桩很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清早，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人很早起了床时；看见书桌上放着一叠铜子儿，便不免见猎心喜，拿了一小部分放在口袋里上学去了。

当时曾经想到，这就是“偷东西”么？略微有些不安，但马上就想不到这些了。并且始终没有人发觉，于是这便成了我日常的习惯。在没有钱的时候，决不再向母亲索取，径自找到放着钱的地方，拿些便走；不劳而获，确是很轻松很理想的。

胃口越吃越大之时，这个惯贼落了网。曾经有过几次母亲说：“噢！怎么这儿的钱少了点……”没有人理会，我只略有激

动，事情便过去了。但是有一回我一狠之下把桌上的一大叠铜元全部装进了衣袋，偏偏马上母亲就来拿钱了；全部不翼而飞，马上注意到了我，结果从我的衣袋里破获了全部赃物。

母亲半晌无话，看了我许久，说：“你拿这些钱做什么？”

我低了头，说：“我想买一副乒乓球，还有网子，拍子……”

母亲说：“这是偷钱，作贼，懂吗？”又过了一会说：“到学校里去，回来再跟你说。”

那一天我当然很不快活，更使我提心吊胆的是惟恐母亲告诉了父亲，那就糟了。

下学回来，我简直不敢进门，走到堂屋里，看见祖母正在分蛋糕给弟弟妹妹们吃，见了我便说：“今天没你格份。”我心里可想着：“有我的份我也不吃。”

等弟弟妹妹们出去了，祖母手里拿了一管尺，用她的一口常州话说：“贼骨头……”她举起尺来说：“过来，要敲……”

我见她脸上是在笑着的，祖母平常最喜欢我的，我便装做听不懂她的话，说：“什么？敲？”

她说：“敲都不懂？”

我说：“不懂。”

祖母便把尺放下了，我偷眼看站在旁边的母亲，母亲的眼睛是那么温柔的。

晚上我很早就睡了，主要的原因是怕父亲回来。其实我哪里睡得着呢。很久很久，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了；随后父亲同母亲走到我床边，我听见父亲说：“睡着了么？”

母亲说：“睡着了。”

父亲说：“把这个放在这儿吧，又不是不给他钱。一定要偷，

多难为情。”

说完父亲就笑了。我面朝里装睡，感觉到母亲把一样东西轻轻摆在我枕头旁边。

我倦得很，听不清父亲和母亲唧唧啾啾说些什么便睡着了。我做了许多梦，很曲折复杂的梦；梦见花开，梦见天上的云和河里的水。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我一把抱住了枕头边的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两个球拍，一面网子，半打乒乓球。

父亲，母亲，祖母都没有再提过这桩事，而我也没有再偷钱了。

“偷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恶习，我至今这么认为；然而发展下去便是一种罪行了。贪官污吏，以至于窃国大盗，都是因为缺人管教，一偷再偷；被偷的人起先没发现，后来发现了也不敢管，让这些盗贼结了党，造成了势力，弄得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贼国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造成了盗贼的统治；小时我们没有管贼，大了便反而被贼管了。然而是要管他们的；假如留面子，讽刺还不够的话便说出来吧！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贼，就是强盗，大家起来逼他们改过自新，逼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盗贼会使中国亡国的啊！

1946 年上海

我的自行车

在中学读书时，心里最难过的事情便是同学们有自行车，而我却没有。

向父亲母亲要钱买一辆车，他们总不答应，理由是我年纪太小，怕路上危险。

的确我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纪最小，个子也最小；同班个子最高的都有同父亲一样高的了。想到这里我也就无话可说，但是心里是不服的。

初中读完进高中时，父亲忽然答应我买车子了；我要求买一辆好点的车，父亲也同意了。我好高兴地拉着一个大同学一道去买车，身上带了五十块钱，是有生以来没见过的最多的钱。我心急得很，跑进第一家铺子，就买妥了；是英国货，狮轮牌，有一个商标：印着一个狮子，旁边一个轮子的。用了四十八块钱。

车到了手，我忽然胆怯起来，不敢骑它——我早已骑得很好了——也许是怕骑坏了；一直推到家里，那喜悦，夹杂着惊异，是难以描摹的。天黑了我把车推到卧室里，端详，抚摩；蓦地觉

得这不像真事情，很像是作梦。夜里睡不稳，一夕数惊；几次开了电灯，起床看车子在不在；车子是好好摆着的，有黑有白，发光发亮；但我终于搬了一张小凳子坐下看着车子；直到天明。

以后的几天里，我没事就擦车，出出进进，擦得纤尘不染。

再以后便稍微懈怠了。几个月之后，只有一次临睡前看见它孤零零地靠在院子里墙角下，心中大为不忍。把它重新推到卧室里过了一夜。

再往后，甚至于外面下雨的时候，我也不会记得它是在外面淋着雨了。它美丽的姿色逐渐消失，车把和轱辘，甚至于生出锈来了。有一天有人对我说：“怎么？你的宝贝车子失了宠？打入冷宫了？”

不是的，它只是经历得怕风雨，生活得更顽强而已。我怎会不爱它呢？它每天带我走那么多路。

它对我很忠实，我骑了它四年只摔过我两次跟斗。一次是在东长安街；柏油路刚修好，铺的沙土太滑，一个急转弯，把我滑倒，摔出去很远，结果我的两个手掌全都被沙子刮破。好在是手掌，我时常握起拳头，谁也不知道我受了伤。那是丢人的事情。

第二次是在北河沿。黑夜，我没带车灯，为了躲闪对面一个也没有带灯的人，而且我右手还拿了一个新买的电灯泡；车一歪，摔倒了；手举得很高，结果灯泡没有打破，脸贴在地上，擦破了左颊上一块皮。

如今我脸上那块黑是这次的纪念。因为保护了一只灯泡，我在人前甚至是引为骄傲的。虽然朋友们常常以为我洗脸不干净，并且有一次我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忽然拿一块手绢要给我擦脸。但是我珍视这一块黑印子，那里面渗进了我爱的北平的黑色的泥